

管

子

權

管子權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有法緣
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
衰而法遂與道為寇刻核至甚可必反
其始定以不離道氣近夫道自羲皇先

天圖易以來爻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
人事決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
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々之
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予幼志
讀竒書間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
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譎淺牴迤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來名賢亦寘疑關
無所按証以為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咕
嗶間始知中多秘典內言稽以道符寘
諦印大全豁如也居嘗讀內外傳歷管
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
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內匡

多慾之君惕大慮以外匡羸王庶侯而
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々富
強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
如留侯之異授耶今攬詳幼官五行白
心內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
與申韓同科雖未必得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
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
元爾夫子不予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
天地之生仁為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
時宮墻高第列國名鄉以問驟曰未知
其非功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

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
正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密移
之謂仁正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
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
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仲之伯桓行實
具有焉計其所冥于道而用知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
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
金櫃陰符密箴之玄書意自羲黃以傳
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冊尚父大用之以
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
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

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葆之
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
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
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寶
符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
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此出道世之

與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
法駕大路九達四廵用之卑巾紫芻輓
之險詭坂塹輾折而速敗管子乘道用
而不詭不敗乃取途小耳聖人所以病
其器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
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

也半偽雄國法家榮士筦利峻刑強戰
之逸傅大易辯其文亦古近大懸初予
稍、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兒
執問遂并平其業凡三權會故文義發
幽晦証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累
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嚮獨契抉玄顯

用揭宗鏡來通及政事之大略附以揚
挽曰演儒也業於道無事法山中偷生
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
帝王之應存或在是乎雖非正經可
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玄
栖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

公成其事二太守皆好道善治行相濟
有冥合且曰于决性蒿目者發自救救
時本術一大藥忘小補云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權序

今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
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
豕義多晦奧則姑乙之西吳朱太復
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中歲好道五

車二酉悉已度屏而獨成管子權其
凡例有三曰通曰評曰演扶玄刊誤
會故標新於是管子遂為全書余過
山中問竒得是篇而憇之亟請以公
諸鈔既成先生屬余序余惟文盛於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
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
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
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
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言富強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摠之
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
何者彼皆得其粗而遺其精公其支
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
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願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能敵桓而狐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夫以狐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予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
乃獨推其功而叅之道原其道而本
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
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
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內業諸篇
所謂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
乃留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
與大易洗心研幾之旨相冥合乎夫
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

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徃徃
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徃來
不窮大約劉柔誦伸之際變而通之
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
之其道利用因伸之三北而不挫幽

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
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仲蓋深於
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
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
非正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抑

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
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
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
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
其中竅妙無若致虛極守靜焉而仲

之復所於虛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
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
仲要不可謂無所闕見者自朱先生
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
涯易之不可為典要王不得則不王

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辟
穀人望以為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
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
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
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

折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
糟粕即治功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
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
毋深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
組而已

管子相序
萬曆壬子上冬吳興太守閩張維樞
子環甫頓首具

部民方大成書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渙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俵

屑可醜如大駟良質素封文守之

家將唾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

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

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

兵法如四維四順禱則為急礮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股
削龍斷兵如七法多官雜則為設
詐權以竒夫使管子蒙詬萬世
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噴口為邪
則雜者逸也按管氏於春秋為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
以區、海東抗獎之齊起中棄犬
昏禮亂之末佐外止新定之公用
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
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
天子此非災之禍心之夫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以轉移陰中陽外欺
諸侯如柔眩鬼又以挾兵脅四國

以必從而妄彼師尚父古法率其
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
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
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束情從道蓋過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
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
無欺鄰詐敵內不施餞大臣百姓
下不草艾箕餒編民而修然伯如
齊語所志內以軍令具在即局隘

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談三事乃
至急劑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

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

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

三國之首術乃商鞅吳白桑孔之

酋長孔子何用頌以如仁、津、揚
之也。大氏周衰道誣至于確園而
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
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附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田齊之君又自以帝桓公敬仲祖

烈為氣昧誇一世而存雅故其書

襍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

半乃韓非李斯法家率齷齪君

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
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
稽古者如市寶器于漢之玉漬
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
石越磯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視而笑矣且其質者未必非所賣安
名善質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
信書不如無書以周奔世且不敢
信其國志乃當秦矣散出所得亦
何啻一筆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
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之十

半短言區言十七襍篇十九輕重

全於僞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

甚陋劉績所定復略往、多舛礙

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竄其
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氏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
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止十篇近世
所傳徃、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
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
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

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
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
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
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述以為權謀功
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推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
去隆古湯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
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
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
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
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
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
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
勝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末而執不移等
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
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
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今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
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
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
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
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
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
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
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
五世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
民於善伸直師其意不報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蹶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并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
喻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我昔者蘇軾
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
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
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
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
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倫蓋所以
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
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
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
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畧終北面而事
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
史蓋稱其通商賈之榮便魚鹽之利人民
歸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
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
無所昉鑿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諄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息、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

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
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
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
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
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

大略於篇首云

管子

不存

七

社二頁八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因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于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
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
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
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
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宮擬公室有三歸反坫
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
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管子序

楊忱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
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
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
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
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
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
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
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
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
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
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
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
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
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
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
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
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
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
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
政今豈王者急急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
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
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而
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
十三日序

管子權凡例

一管難解免亞於莊子莊洗洋而管幽詭又經漫
漶行無全本原註開山窮源之功不可沒也其
舛則支而膚微言難中而道趣不入也其關則
徑之不通於夷也要以舛寧關關無謬舛則以
盲引道胥人而南轅北駕矣凡此類權通于下
然而原文無竄易無批抹指其車則得迷與之
鑑則知醜何敢削故跡多駢說以詆譏先正哉
莫為之先後者更難

一訓故主于章句訓理主於意指舊註煩說又益之滋蕪也其得解者不必解者都無下通有通為以通不通亦然書本幽深有合發則義條而圓卑辭則致瑣而離故所通多連合上下會証成文不專主句尋脉自見又古人文不同後世關鍵起結呼應顯指又不同後世詞理比附聯絡疏通故莊子曰雖參差而瑰璋可觀秦先之於春秋先更懸矣然而大義本旨無不相屬往往有下意暗伏用字陰挽種種深文難以盡開

非可直了敢謂千慮之無失或異片訓之立要
索之象外或可徹之玄中

一評評其事理之合累文辭之品第然管之偽言
十而七矣旨既無奇文復卑近道法家恩之將
錯用文章家昧之將累作其大列議于前其細
條附于下要使玄珠不遺于謬話楚玉不冒于
燕石三立之傳將有取焉

一管子雜載道法兩書始下權本以疏道後乃汎
濫卒業道微而秘管子多古言流傳半入吊詭

法則有行於後不戾于古者有效於前滋弊於後者非演之其秘不可得而參其往與來不可得而相印也演為敷焉申為究歸焉或暢彼之所長或証己之所契或合或離或顯或微通其指可券於中引其義可知於外不主釋解多緣文議非文不成一家之言不漂一義之宗

一管子之難非獨難于解抑難于讀本註舛於分句者多矣今沒權定別為點句有義則疏之無則白之或又有〇而失于句者要參之舊本凡

所更訂繹故可通讀者因句而求文直下了然
思過半矣

一唐註後絕無善本舊有山東刻魯魚焚麗半不
成義今世所行趙侍郎定宇先生管韓二子評
本也賴其考訂始得成誦加以評隲殊饒理解
所權已入評正并發新義仍標于上不復下筆
唯刪其舛迥繁碎摠以共宣遺文翊贊古人為
管之忠臣無人我一也劉氏不甚精討其已入
趙本者并存正焉

一趙本諸篇多有乙截分段通詳文義有合分有
不合分今壹去其乙讀者自解片合無庸支贅
一趙本凡例諸條中解十七不中十三要論世者
各以所見標設一議如汲于河采于山非一家
一種之可拘也前人苦心而緝之後人可萎識
而攬之即於書義未盡探精要大都具爾今無
損裁以備攬酌

一此三權出一時凶臆之叅以希百世旦暮之解
敢遂為不刊相翼不朽聊自存讀者苦心未必

盡符作者微志且篇中多有詭奧連衍疑不可
點句况可下意嘗謂尚書古文商周之間諸君
駁屈或經傳授翻寫衍闕難通後儒強為據說
安知是書弊不坐此咸陽火後三代之全文眇
矣其所不盡不合不精不覈或祈密心之士別
加裁定或有藏秘之家出為印正是在天乎望
之後人

一權中評文即文論世即世論體升降差等正如
書家四勢時造不同乃文之關於氣運哉然則

豨韋氏之後其誰能不波况其末流凡余所論
遡河于源所謂商周之樂盡矣若以三侯七德
與象武並奏忍聖人審音不止于未盡善也書
中長文漫調為先秦濫觴亡幾其他狐裘羔袖
于後之羊質虎皮猶有廷庭馬博識古服之士
于此會心如攬古人數行真蹟自知後世臨摹
神骨大別下筆便有貴氣千年来士大夫徃徃
癖購得漢以前一玉一鼎寶玩不釋而獨于古
文寡如也吾不解此惑矣世道交喪惜夫

一古書不應加圈點為采山探淵者發其奇為賞識焉此中理詞俱妙用。意字瑰奇用。條暢雋爽用。所謂玄之又玄非此外都不精也然文有義有詞又有體有章有法有格古文都與後人不同如形家相地隱隱真龍細尋結作此非偏解之所可用亦非標評所能盡者季子魯樂師曠南風知音自得之

一著書之旨顯晦不同讀書所入淺深隨異權經三閱義亦屢更猶有味于前而得通于今者編

管子權

允例

五

于初而宜增于後者乃刻成之後無容竄入稍有條列重標于上別名曰補庶完一得之慮或當百世之解

管子權允例終

管子九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
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
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
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
其訛謬穿鑿日杪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續聞
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
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續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悉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貧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卒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註者復謬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
間有不可考者皆為標識為首以俟有識者共
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為一
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
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祿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
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
第數之篇首不敢強為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
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
月始頗窺其義訓然斗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
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
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
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俟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車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為以其言毛嫵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蠱所
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綃紉然自昔相承直
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
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
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
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
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
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
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
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
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
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歛陳氏
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
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
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
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
無基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襟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
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
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
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為道家則不類

黃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襍重複似
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
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為怪管子
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為最簡明其要
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廢
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
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
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諱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癸臨死戒勿用堅刀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廕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廕為句，守靜人物自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
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
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
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
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
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
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欽文
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叅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八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丙第八十一

輕重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內十篇

管子權目錄終

管子權卷第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
士經

四
六視五法
四
順

經言一

①六家之指同出於道各有本領揚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廩

廩要於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潤於仁。千王遠矣，然千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四時所以成萬物也。

守在倉廩。

食者人之天也。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舉，盡也。言

地盡闢，則人而安居處也。

留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也。言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

六親各感思而結固之。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文巧者，刑罰所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

川。

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

敬宗廟，恭祖舊。

謂恭承先祖之法，不

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

則民乃營

營當為安

通民飢而草食也近之上無量則

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安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

神則陋民不悟

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

不祗山川則威令不

聞

言能登封禪祗祀山川則威令遠聞

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

也若無所尊人亦效之

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

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

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通王

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墮。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其法。而強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其惡。虎能使媚。而心于他管。民先國頌。與維而後順。是先強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廉不殺惡其惡也廉不蔽惡。蔽其惡也耻貞廉也。通污者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著無惡者皎然純白何蔽耻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
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
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
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能富貴之則民為
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
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
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所欲不在刑罰殺戮今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
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

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謂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衷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鈐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六國而淪雞之沸於函陽乎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薪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亡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縱獸而不

知網弛之之所以歎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
天下皆闕于吾今何求哉布網合圍而拱手以
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
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
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况禮失而刑譴
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
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
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十
五合諸侯而寇衮居三之二兵車毒逐麇戰以

盈野膏草無閒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略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璣璣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

也涸竭

歲於不竭

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

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

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

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養桑麻育六畜也不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

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

各長其

順而悅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

不爭也

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

一世也。

使謂所處可必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後重也。欺民之

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

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

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

下親其上。詳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

始奇在氣詞。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

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

言有宗之親斥以為鄉之味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

三事

通

大學所厚者薄同旨故下云無曰不同生

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

也。以家為家。

一親也

以鄉為鄉。

二親也

以國為國。

三親也

以天下為天下。

四親也

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

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

毋曰不同鄉

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

五親也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六親也

天地日月

取其所臨言人

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

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已

而籠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人而無以已者無已故大道為公而知天如地如

日如月有已則不聽不行不從御民之轡在上之

所貴

言人從上之所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

上行

人必行之其從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

之則臣得之

君特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

君嗜之則臣食之君

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

一法

毋茲汝惡

毋異汝度。

汝君

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

堂是謂聖王。

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

通滿室滿堂。

助者衆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

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

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

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故禍不萌。

三法也。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夫

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可分與財。故知時者賢人也。

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

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四法也。

緩者後於

事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通六親
五法不見明分段落註者強為之說耳此類但解
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開諸人事莫不有形
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
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
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為最奇古輻略尉綽不
及也其文節節散叙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

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藹古中有正大春秋
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世中隱隱曲曲博比
奇造乃為吊詭哉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
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無
今人不知而伯唯恐今人知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矣柱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通山川曰

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

望為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
所以成其高深而永其秩望也專主君道形勢解

雖。更。解。釋。
各。受。之。元。
而。代。受。之。元。
其。受。之。元。
力。也。

六後人訓註多失其旨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

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

時即古之四時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

而威可載也至德處威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

及也解方也既無方所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

貴而行令今乃行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衡

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

運行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

兩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

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平生殺于奪一人搽其踵足

以上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勤

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祠器也君人者但抱

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通道家無為民化之指鴻鵠銜銜唯

民歌之感德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

故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

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勢同明主所不賓燕

事非大人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

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是

題。三子技
石世必有材
以彼之非在
多不操術術
附之木

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恆。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

鬼神享德不在圭璧

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主能立功可謂行素。有素則諸侯不

敢犯寶玉帶

弭之道非射也。

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

仲之巧非斲削也。

非之射者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造父之馭貴其軍容

致遠不在

不在轍跡偏天下也。奚仲之巧

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

通 弭非射造

父非馭。奚仲非斲。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

謂其致有神。不在于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

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

德化所溢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唯夜行者獨有也。

遠者貴於思厚，不在於虛言。夜

行謂陰行其德則人與之手，故夜有之也。

不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

知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隙矣有於

高言

平隕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

大山之隙

奚有於深

深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隙不成

知。恒長者
存後也

譽譽之人勿與任大

此之賢譽譽惡也如讒臣者

可以遠舉

言行莫先謂之譏臣有大顧憂者可與

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計得之

雖速然微尋至則憂及之此

通山不厭高水不厭

是。此得之
事。二。勿。得。皆
事。二。勿。得。皆
事。二。勿。得。皆

際。先發之華必隕。早實之采必落。計遠未有不憂。

在近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裁大者

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

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舉長裁大美人

懷。三言皆此物。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

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談動言必得。應小謹者不

大空警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

極致濟。故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大雖隄無深

不能肥體。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大雖隄無深

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警警勿任大而誑。臣願憂

乃可速舉致道如其計速受近往則勿召矣舉長
 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謹營
 食皆任小者也故祭于天地唯有天地無棄之德
 者能之乎有無棄之言者必祭於天地也言無可
 棄動為
 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容載故曰祭之天地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猿獠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獠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而智者逆禍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而智者逆禍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未也未也
 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與而不取也與而不取也
 以配天地也以配天地也
 通猿連臂而下飲于三仞之岬如夷

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
不正則質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
感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
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也往者不至來
者不極此性情不至則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故未意不極也
者用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有聞道而好為家者
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
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

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

也。此則君子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依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

之化。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往，道來人

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故以為天下之萬物持滿

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

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

雖安必危。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
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
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夫
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
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
弼子下瓦慈毋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
但自生而已不敢怒及他人
至弼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毋便操箠而怒之喻人
生過由已作雖大而吞聲道發他人雖小而操怒
也覆屋不怨下瓦操箠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
心之謂天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

帝王之臨寓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故百姓皆

云我自然。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

人事之契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萬物之於

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

人也無私遠近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遠

附親而有餘拙者用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

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

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違天

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烏之狡，雖善不親。

言烏烏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

也，貴其重也。通禽獸無情，乍合乍離，故曰烏合烏

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故以合，則無故以

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與不可。毋彊不

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

功。見勳之交，幾於不親。

見謂不忘而恃，見哀之役也。與親與也。幾於不結。後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

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

四方所歸心行者也

行

能不見則

(通)

心行與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

見之不見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忘又第

二矣獨王之國勞而供驚驚門下諸(通)獨王自

通不必依解作獨任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

女醜而不信(通)

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

合也。不如形勢解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而親見

親必無結故可往知

(通)可往可來註長于解久而不忘焉可

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

也。

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而不易也。

通

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而不見，恒

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

一也。知乎可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言

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凡言而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仲臘月十二日也。

不可復行而不可再，樹霜至，葉婆大禁也。**通**言行

即屬君，于臣無當。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因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④權修名奇文不稱經言典常文不經詳其體
周末秦先之間乎已濫矣意後之法家纂入之
耶或脫亡而妄補之吾不敢信吾于文論其世
也

⑤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
人數行耳其他畧衍中承似墨子長支悠靡似
荀子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

無所主則無
所統一也

土地博太

野不可以無吏

無吏則不屬於聖聞

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

長

無長則無所稟令也

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

兵無王故無所

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

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

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

得也

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

地辟而國貧者舟

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

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

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也無以畜之則

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

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通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

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

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

管子卷八

既信則所不見懼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

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

也下審度量以開之所以防閑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

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

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

限則上下相疾也。

上疾下之不供也。下疾上之無窮。

是以臣有殺其

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

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爭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

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

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

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

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

身不治奚待於人

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

有人不

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

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

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

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

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

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

貨財上流

若桓靈之賣官也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

婦者所以

然其蠶絲此之不為練言人素婦人之性險故賞罰不信為男女無別則民無

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

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

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

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開滿也有所隔

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法則百姓

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事本

謂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

也上恃龜筮好用巫禬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享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

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

也。有獨玉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

有日不足之費

也。通獨王主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政煩也。一

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

莫如樹人。

樹人謂齊而成立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

者木也。

果木過十年新就一樹百穫者人也。百有枯脾故曰十年穫也。

一樹百穫者人也。百有

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我苟種之如神用之

則一種百獲近哉若莫能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若

教道設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有
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
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太
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
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
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
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
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

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
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
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
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
耻禁微邪此屬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
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
庭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
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

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

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因
服制

五事
九敗

首憲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④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謂

有三也

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

也四謂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

恃也

五謂

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

五事五事五經也

自三本已上總其目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

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

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

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

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

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

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演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奸中而偽外。其執淺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

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 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

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如愛則短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

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閉，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
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圍屬羊豕之類也群徒聚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
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
而從命無
事可白則
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
偽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
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
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之過黨其在家屬
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
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
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者凡上賢不愚等謂

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

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

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

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

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

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

憲入籍于太府

入籍者入籍於太府也

憲籍分于君前五鄉

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憲所以察時令
籍所以視功過

憲既布乃反致令焉

致令致令然後敢

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

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

行至都之日

五屬之都

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

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

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

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

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

者侈曰專罰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

歲朝既

布然後可以布憲

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即五鄉內政之功今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頌今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兀剗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志式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

明之立事者謹守今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今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此亦典志令甲之一條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扶門粉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

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通由田田峻之類
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
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
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
卿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放造于鄉工師之
事也。

右省官通此即後代官制職掌蓋原于周官
周禮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

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通器物
式有等級則有限禁用有救壞則有歲備修字達
上為白生則有軒冕服位教祿田宅之分死則有
棺槨絛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
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
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
朝官吏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命
直冒至末命即令也此所謂服制以命士止于帶
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鬣求反同

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統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詳此所謂耕度也六後世今禁禮志

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

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

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

嚴焉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若說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

便雖有險阻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不能守矣

弱而行仁宋襄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或而慕古也

王孫自奉千金

通

孔子求生富仁孟子舍生取義

唯是以苟生為恥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曰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

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

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

立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

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

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

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幣爵觀樂玩好是

絕游嬖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

之說勝則巧佞者斥。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徃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衆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

訓之所期也

謂君將行令始於心故不足未見終則成事遂故不可及也

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徃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

之所期也

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

好惡形於心百姓化

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

所期也

君之好惡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

為而無害成而不議

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求奉問天意為所以能期於此
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俗與憲合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大數
士農工商

陰陽
聖人

辭位
失時

務市事
地里

經言五

④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極論
民不地制無為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

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敕賦故標曰乘馬意
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
著書之故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
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
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

地政從生

朝者義之理也。

義因朝起

市者貨

之準也。

市所以準貨之輕重

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

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地平可政以正

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

不均不和則政不可正也

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通連下為一段陰陽揆是

地政。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

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

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

必長短相摩然後

日夜

之易陰陽之化也

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

然則陰陽

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

假令時有盈縮不正

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

天地莫之能損

益也

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

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

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

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

地之

正不正官不可得理

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

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
政之本也

釋地者政本陰陽者

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
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
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
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
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
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
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
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

謂不得過常之

也。利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

事者生於慮。謀慮則成於務。專務則失於傲。則失

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

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

有道。漢古之政務在獄。市獄德惡以勸善。市抑末

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

上則平而賤。矯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

擅而通以利害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誅商以豐

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而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
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
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
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
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
貨之有餘是未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
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
行。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

趙○按此種
指供○地十
余之圖器之
制也

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
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
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通下從
地引入器制提申千乘器制不可分裁遠遠推開
又合入古文之妙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
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
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
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
入焉。九而當一。沅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

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
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①管子每於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
事也。與強者之兵法相對。然強兵蓋夫。肯不本于
富者也。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
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
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
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

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通此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叙此古文之妙，末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扼因地。

均立今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雜而
 整整而襍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麾紛
 起五應摠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
 一篇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
 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
 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管一鎰無絹以用其布經暴布
 百兩當一鎰一鎰之拿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
 地六步一畝一本作畝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
 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夾亦開

市之賦

命出關市之賦

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

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

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朏程秋曰大

稽與民數得凶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

正也十仍見水不大潦

大潦一本作大續也預貯水也

詳文簡

貴清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當其極盛左氏富

而豔此奇而艷方駕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仍

見水輕征

征稅也

十分去二三

謂去十之二三

二則去三

四

謂去三

四則去四

謂去四

五則去半

比之旅山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

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通公田之功而不

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糞收之功而不受其作

也。分賈知賈之貴賤。自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

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自至於市而不為

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

難之實而出夫粟。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占

業而逃官。後此皆傲士游民亂法悖上不誠不信

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禾所

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情民耳周禮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

殷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

相表裏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者

必以有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

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非一而民服之也不

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

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

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

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
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
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
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
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
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
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
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
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都市本末通功之利、犁然具在掌中、所謂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亦未嘗更變、其曰內政、不過申嚴鑿正簡疎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哉、儼不察而並舉曰管商不寬乎、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於地立制定賦之法

之事末又言地力使民知時為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

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

今人知分則已尚是故有事則用

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之無事則歸之於民

歸而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

辟則愚則昏愚也閉則類

為二下之效也

管子權

不卷一

三十八

右聖人

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

時至則為之不故河藏而捨息也

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

言不為則失時

昔之日已往而不

來矣

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按此釋上使氏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

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歸此地里應在

地均經正

右地里

按此釋
上均地

管子權第一卷終

管子權

卷十

十九